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 第八回 馬夢太幫助義弟 顧煥章氣走天涯

詩曰：細推今古事堪愁，貴賤同歸土一丘。 漢武玉堂人豈在？石家金穴水空流。

光陰自初還將暮，草木從春又至秋。

閒時忙時俱不了，且將身作醉鄉游。

抓住孫四這個人，身高四尺，五短身材；頭帶青緞子道冠，身穿灰色貴州綢的道袍，高腰襪子，青緞子雲履；白生生的臉面，目如朗星，雙眉帶秀，鼻如梁柱，四方口，微有沿口髭須。孫四一瞧，認得此人，趕緊說道：「爺裡邊請坐。」

這個人原籍江蘇省城東門外雙旗竿巷丁家堡的人，姓顧，名煥章。他家先輩開繡花作，及至生養他年長九歲，父母雙亡，跟著舅舅丁家居住。七歲入學，九歲在舅舅家仍請先生讀書。其人天生聰敏，諸子百家、各種詩文無一不好。至十四歲，心好練武，自己在後院預備沙板磚五十塊，立在地下，從上面每日跑幾趟，腿上帶著沙子，半載之後，每只腿上是足以帶一斤沙子。又練上房的能耐，平地挖坑一個，深二尺，長兩丈，每日帶著沙子從裡面望上跳。每月多望深裡挖五寸坑，長來長去，此坑深有一丈，要從平地上房並不費事。這一天正練之際，他舅舅丁沛然看見，心中大大不樂，說：「你這孩子真沒出息，放著書不念，練這作賊的能耐作什麼？從此改過，若要不然，我將你趕出門去！」煥章一聞此言，口中雖則不語，心中甚不願意。至十八歲，自己在後邊還是時常的去練，上牆上房甚是容易。

這一天正練，又被他舅舅看見，說：「你這孩子還是不改，這是飽暖生閒事，餓兩天就好了。你要是再練，就不必在我家住著了！」煥章聽他舅舅說，他默默不語，自己心中怒道：「我父母早喪，又無至親骨肉，甚是孤苦。雖說舅舅、舅母待我不錯，要比起自己父母就不大相同了。我在這裡讀書，雖則年幼，這下邊的使喚人等，我並不敢得罪一個。他二位老人家跟前，連一句話也不能說，雖有自己不願意的事情，也無處訴委屈，只可自己肚內傷感。」正是：不如意事長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「今天所說之話，分明是要叫我走。男子漢大丈夫，立志於四方，何必受制於人家！」想罷，自己落下幾點淒涼眼淚。自己出門信步前行，也不知哪裡是安身立命之地。

自己出離蘇州省城，走了四五十里路，天色已晚，有心住店，手內無錢。前面有小小一山莊，村東路北有破廟一座，煥章是從東望西走來，至破廟門首，望裡一看，鐘樓裂壞，殿宇歪斜，荒草盈階。煥章自己信步來至殿內，擲了擲塵土，自己落座，見上面供的是三官聖帝，神像腐朽，煥章長歎一聲，說：「神聖也有時來時不來，何況人乎？我觀看此廟，工程浩大，當初必是興旺廟宇；如今這淒涼的景況與我一樣，不知何年時來運轉，方遂英雄之志？」自己愁思之際，靠著那供桌兒，昏昏沉沉竟自睡去。正是：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事不遂心困睡多。

睡至三鼓以後，覺著身上一冷，睜眼一看，破壁透出月色光輝。遂站起身來，來至外面，仰面一看，皓月當空，清光似水，好一派的光華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疏影落銀河，顯清光，映碧波，一鉤斜掛水輪陀。到黃昏望著，到中秋賞他，江湖常伴漁翁臥。問嫦娥，分明似鏡，誰下苦工磨。

顧煥章看罷，說：「我久後倘要得第，必要重修三官廟。」自己看罷多時，出廟一直望西。

少時，天色大亮，腹中饑餓，前面有一座集鎮甚是熱鬧，無奈脫下一件小汗褂，去當錢四百文，暫吃早飯，找了一個小飯鋪坐下，要了一壺酒，要了一個菜，自己喝完，吃了點飯，自己在鎮店上觀看熱鬧。錢也花完了，即至天晚，不能住店，圍著當鋪繞了一個彎。

天至二鼓，翻身上房，望四下一看，並無一人，正是：飽暖生淫欲，饑寒起盜心。

跳在人家院裡，用手將鎖擰開，慢慢推門進去，尋找東西。只聽得上房上有人大嚷說：「當鋪伙計聽真：號房有賊，急速快將他拿住！」只聽外面一聲嚷，就將他堵在屋內，煥章甚是著急。當鋪中眾更夫大家堵住門口，不敢進去；煥章手中無刀，將號房內衣裳卷了一捆，照定門口外一扔，說：「我去！」眾人往兩旁一閃，只打算是賊人出來。煥章趁勢往外一躍，翻身上房。只見北邊站定一人，說：「你跟我來！」煥章追趕此人，出了這一個鎮店，來至村口以外，見那人站住，煥章臨近一看：身高八尺，麵皮微黃，環眉闊目，年約半百；身穿青縐綢袷夾襖，足下薄底快靴；手持金背刀，在那裡站定，口中說道：「朋友，你貴姓？」煥章說：「我姓顧，名煥章，蘇州人。今天是頭一天作賊，被窮所迫。」此人說：「我瞧兄弟你是個『力奔』，還是很難為你。我姓盧，名文龍，綽號人稱黃面太歲，住家就在大名府內黃縣盧家莊。我是來到此處尋找朋友，你家中還有什麼人？為什麼乾這個呢？」煥章長歎一聲，把家中之事細說一遍，孤身一人無依無靠。盧文龍說：「你跟我走吧，到我家中，我把武藝傳授傳授你。你我一見如故，甚是投緣。」二人撮土為香，結為兄弟；帶著煥章奔回家中。

非止一日，那一日到了盧家莊，家中甚是富麗，使喚人等不少，至家中拜見嫂嫂，姪兒盧杰，四歲童子。煥章在這裡一住，跟盧文龍學藝，五載的光景，練好了一身武藝，就比當初的能耐大多了。自己一想：「在此住著，雖說是豐衣足食，究竟討攬朋友，莫若告辭。有武藝在身，海角天涯，一則開開眼，二則見見世面。」遂說：「大哥，我要走。」盧文龍說：「哪裡去？」煥章說：「聞聽西都長安甚是有名，乃古帝王建都之所，弟要前去遊玩遊玩。」黃面太歲說：「既然賢弟要去，這有盤費銀二十兩，帶著也好作為路費之用。」煥章接銀在手，並不推辭，說：「大哥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！」遂拱手作別。盧文龍送至村莊以外，說：「賢弟，如外邊事不得意，即早回來。家裡八頃田地，夠你我弟兄度晚年之樂。」煥章說：「弟蒙兄台厚恩，教會武藝，在此居住五載。我此一去，但能得一步地位，必有信前來，叫吾兄得知。」盧文龍說：「一路平安。賢弟，你我就此分手吧。」煥章遂順一路往前行走，也有濟困扶危的時候，也有剪惡安良、殺死惡賊人。夜晚所偷之財，白晝全都濟貧，遂在陝西地面三載，綠林賊人聞名喪膽，江湖盜寇望影皆驚。故此人送外號，稱為賽報應。

那一日，來至一所山莊，樹木森森，山青水秀，道路平坦，碧水長流，甚是清雅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。贊曰：青山四五層，茅屋兩三家。依水柴門小，臨溪石徑斜。老鬆蟠作壁，新竹織成芭。雞犬鳴深巷，牛羊臥淺沙。一村多水石，十畝足煙霞。

門垂陶令柳，畦種邵平瓜。東渚魚可釣，西鄰酒可除。山翁與溪友，向對話桑麻。

煥章看罷，甚是贊賞。村東頭有野茶館一個，坐北朝南，房屋三間，天棚一座，周圍有花障兒，甚是幽雅。

時逢夏令光景，見裡面坐定一老道人，身穿破棉襖，頭戴舊道冠，面如古月，神清氣爽，在那裡舍錢。無數的窮人圍繞，也有給二百的，也有給一百的。只聽那道人口中說道：「明天早來，我在此加倍施捨。」大眾一哄而散。那老道站起身就走，自己口中說道：「我家中的銀子都沒地方存了，早早施捨完了，就結了。」賽報應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此人甚是古怪。我跟著他，看他在哪住。若果有銀子，我偷他的，替他施捨施捨。」遂暗跟老道往前行走。

行有五六里路，見山坡上有一座古廟，山門上橫寫「遇仙觀」三個大字。老道推門而入。煥章探得了道，等候天晚，進廟偷銀子。少時，太陽已下西山，至黃昏時候，翻身上牆，跳在廟的院內，望北一看，東廂房黑暗，西廂房點著燈，正殿無人。煥章來至西房簾子以外，見裡面那老道人坐在椅子上，面向著東，八仙桌上放著無數元寶。老道自言自語的說：「今夜晚上要有賊來偷，送給他兩個。」煥章在外聽著，也不言語，只等老道睡著，好進去偷他。

等至二鼓以後，見老道精神倍長，並不睡覺。煥章心裡想：「這事真怪，怎麼天到這般時候，他還不睡覺呢？真是好叫我著急！」等來等去，已至三更時候。那老道人在裡面鼓掌大笑，說：「賊，你好無道理，真當我睡著了，你進來偷就是了。」煥章進得屋內，說：「你老人家必是俠客，若要不然，如何知道我來？」老道說：「你也不必問我是誰。你有什麼能耐，也敢來在我廟裡作

賊？我在這裡坐著，你用刀剝我，我也不站起來，只要你剝著我，我這銀子你就拿了去。」煥章聽那道人之言，說：「我也是個英雄，這老道明明是說大話欺我，我就剝他，看他如何躲避？」想罷，舉刀照老道就是一刀。方離道人頭頂不遠，覺得脈門疼痛，將刀扔在就地，暗暗點頭，說：「老俠客真是英雄！你收我作個徒弟，我雖會些武藝，也是不得真傳，難以贏得行家。正是妙言不過三兩句，不授真傳枉勞心。今天得遇師傅，此乃三生有幸！得遇名師，收我作個徒弟就是了。」說著，跪在地下不起來。